

教育欄

編者 趙廷為

憶教育雜誌

周子同

我不是教育專家，如一般人的儼然自命或被人指稱，然而為宿命所支配，也曾經從事於教育雜誌的編輯工作，居然近十年之久。

今年一二八事變發作，教育雜誌隨商務印書館而被炸燬，教育雜誌竟以二十三歲的壯齡為國難而夭折。這在中國一般的教育上與文化上的打擊究達怎樣的程度固不敢說，但消磨了十載的光陰以撫養牠的我，情感上，不能不惋惜，不能不悲憤，然而惋惜與悲憤也只是表顯中國智識分子與腦力勞動者之無用與無聊而已。

現在，與教育雜誌同時殉難的東方雜誌復活了，承主編者胡愈之先生的好意，於東方雜誌中特闢一欄以容納教育的文章。這樣，雖未能說是教育雜誌的「復活」，也至少可以說是教育雜誌的「再生」。這

恐怕不僅我個人表示感恩，在平素同情或愛護教育雜誌的諸君也將認為可喜的消息吧。

因胡先生過度的謙遜，將教育欄的編輯仍舊委託給我。為胡先生私人的友誼，我是不應說半句拒絕或婉辭的話；然而為這新興的教育欄的前程着想，這客串了十年的我似乎也應該早點藏拙。經過數次的通信與面談之後，我終於抱歉地辭謝了，并同时商請我們的畏友趙軼塵先生主編。趙先生是與胡先生同樣的謙遜而具有毅力的人，他努力於教育上之理論的討究與實際的經驗，都用不着我辭費介紹的。對於教育欄的展望，除喜悅外，我沒有別的話再可敘說。

然而，我究竟與我的教育雜誌永別了。我不能自禁的不去回憶，同

時我不能自禁的不稍稍有點感傷。

近十年來的中國，真足以當得起所謂「多事之秋」一句成語；無論她是如我們所自詡的「匪獅」抑或如日本人所指斥的「匪豬」，無論她是在長足的進步抑或在急遽的崩潰，總之，她在加速度的激變是無可否認的。教育，牠的觀念與行動，是社會的產物，而且是社會的上層結構的表顯。在這不循正軌加速激變的國度裏，我們從事教育文字的編輯者，真有許多「不足與外人道」的苦痛。我們超越現狀作領導的工作呢？我們指摘現狀作批評的工作呢？抑或我們追隨現狀僅僅充一位尾巴主義者呢？依理，領導與批評至少是我們的一部分的天職，然而，有時竟為環境所不許。這是諸位所明瞭的，教育雜誌社本附屬於商務印書館，而商務印書館是經營出版的企業機關。牠為營業的關係，不能不有所顧忌，躊躇，於是我們編輯者也因之而不能不有所顧忌，躊躇了。領導與批評勢所不能，追隨與敷衍心所不願，於是我們徘徊，於是我們矛盾，而我們陷於苦悶的泥濘。

舉一例吧，譬如前年，教育雜誌第二十二卷，我們曾經特闢論評一欄，擬用犀利的文字指摘教育的病態，同時努力介紹新興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頗得讀者的好感。然而，那年冬天，因為出版法的頒布與執行，我們編輯者發行者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都須註冊，儼乎有隨時封閉與逮捕的可能。營業當局過度的慎重，將出版法複印三令五申的送到我們的編輯室裏，我們的批評與介紹工作不得已只好停止了。當時我私

人接到若干封青年們的詢問與辱罵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麼可答覆呢？我只有自恨我的腦力勞動者的職業的牽累而已。

為解除這苦悶，我會經演過這樣滑稽的悲劇。我將編輯雜誌的職業認為維持生活的手段，而另外抽出一部分的時間追隨一般社會所謂教育專家與名流之後，組織教育學會，想由這學會產生一種理念與行動，以建做未來中國的教育軌轍。然而這事一開頭就給你一種幻滅的悲感。我顯然不能自卑的或自欺的去追隨他們。他們，有些太自信了；他們對於國際與中國，既沒有縱的歷史的觀察，也沒有橫的社會的討索；他們堅持着主觀的見地，將自己變成英雄與先知者樣的人物；然而他們只是脫離大眾的英雄與超越世間的先知者而已。有些，容我說一句露骨的話，是太醜陋了；他們自命為領導者，頗想利用這集團，以攫取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的地盤。於是卑怯的我只得由這集團中退而出而回歸到孤寂的編輯室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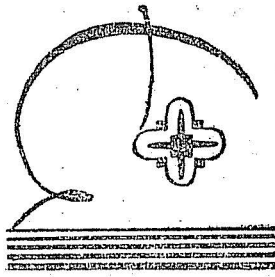
我將怎樣處置自己呢？我將怎樣處置我們的雜誌呢？我仍舊為這一種沉思所噬咬而感到苦痛。數年以來教育雜誌所揭載的啓事，說我們以提高教育學術的程度，擴大教育學術的範圍為職志，到今天可以坦白的說，這仍然是一句自慰而欺人的話。固然，教育有牠的基礎學術，教育有牠的實驗方法；然而，教育究竟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眾的而不是獨佔的。把西洋的教育學說與教育方法羅列着作為案頭的象牙之塔，而將自己躲避在裏面；或者把這些學說與方法將自己塗飾着，而

投標拍賣於十字街頭。這是同樣的卑法與狂妄。然而我們雜誌的編輯者，除了刊登國外學術的紹介與國內無關大體的建議的文章以外，能有稍進一步的能力與勇氣嗎？我們感到時代的偉大，而同時我們感到出路的挫折；於是我們仍然徘徊，仍然陷於苦悶的泥潭。

這種編輯者內生活的苦悶本無向讀者訴陳的必要，誠如我的好友鄭振鐸先生所說，你的文章的根本缺點就在於太歡喜拿自己做中心而近於傷感。然而，我覺得，暴露個人因體驗自己的生命，而獲得比較深刻的內心生活實有供中國從事教育者的參考的價值。總之，「職

業的」教育刊物，牠的能力被圈禁於「狹的籠」樣的環境裏；牠，固自有其文化的與教育的價值，然而也自有其相當的限度。所以對於教育雜誌的天折，固可表示其惋惜與悲憤；而對於教育雜誌的再生，也不必過於奢望，而課以限度以上的責任。

忠誠於教育的同志們！教育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眾的而不是獨佔的，我們應該體驗這教育的真髓，把握着現實生活，從事於偉大的力的進展。這樣，則這新生的「教育欄」或者可以充當一種信號，而卑怯的我也將繼續充當一名小兵！



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之先決問題

天行

數月以來，國內大學停辦改組的頗不少，因此掀起風潮，無法解決的，也時見於報章。教育當局所以採取這種斷然的手段，是否含有特殊的背景，不是我們局外人所敢臆測，但表面的公開的理由，似乎是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

教育合理化，這是多堂皇多漂亮的口號，我們如果忠誠於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如果忠誠於我們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沒有不舉起雙手

來表示贊同的，然而，幾個大學的停辦改組是否就可稱為教育合理化？這個大學該停辦，那個大學該改組，是否出於客觀的合理的研究之結果？這都不能使我們不有點懷疑。

就高等教育而言，僅僅北平一區已顯有架床疊屋之嫌。既有中央研究院，又有北平研究院；既有北京大學，又有北平大學。這除了地盤對峙的解說以外，實在無法採取牠的理由。南京離杭州不過十多鐘頭的